



风暴

金山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风 暴

(根据话剧“紅色风暴”改編)

金 山 編剧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京

3

风 暴

(根据话剧“紅色风暴”改編)

金 山·編劇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印張 $1\frac{1}{2}$ ·插頁1·字數45,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7,250册 定价: 0.17元

統一書号: 10061·146

内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反映了一九二二年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京汉铁路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組織起来，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举行罢工，向反动军阀吳佩孚提出了五項条件。虽然美英帝国主义支持反动军阀进行血腥的镇压，但工人们并不畏惧，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着，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动摇了军阀的反动統治。剧本成功地刻划了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的形象。

字幕：一九二二年夏。

一列軍車急駛。無數輛敞篷車廂，裝滿軍火、輜重和服飾雜亂的士兵。汽笛嗚嗚長鳴。車頭煙囪里的濃煙，象烏雲似的掠過一塊殘破的白色站牌，牌上寫着“江岸車站”四個黑字。

初夏的夕陽，照着一片歪歪斜斜破爛不堪的工人住區。泥濘的道路高矮不平，凹處很多水坑。夕陽射不到的地方，黝暗陰濕。少數草屋頂上冒着乏力的炊煙。幾條癩狗在曲折的巷子里尋食。住區後是一條橫跨着的高堤，堤上是鐵道。軍車急駛而過，把天空遮盡，火車輪好象從破敗的房頂上壓過似的使全區的草屋和木房震動搖晃，煤煙立即弥漫不散。

透過潮濕的破板壁，看到屋內牆角處，有一位襤褸不堪的少婦，懷抱病嬰，燒着紙錢遙拜，口中念念有詞，她是鐵路工人江有才的妻子。她身旁蹲着另一位鐵路工人黃得發的妻子，年齡稍長于江妻，愛莫能助地望着江妻懷中奄奄一息的病嬰。

軍車已遠去，小屋檐仍有顫動的余波，四周寂靜。江妻口中發出一串微弱的喃喃之聲，她的飢渴的大眼睛仰望着破門板外的灰色天空。

黃妻從江妻懷中接過病嬰：“你起來歇會兒吧。”

江妻仍然跪在地上望着黃妻抱着的病嬰：“小虎子！小虎子！……怕沒指望囉！……”

黃妻摸着病嬰的腦門：“許是驚風……”

江妻從黃妻懷中抱過自己的兒子，把臉貼近他的腦門輕聲禱告：“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遠處有奔跑聲。二人在屋內傾聽。奔跑聲由遠而近，破門板陡

然被推开，荒张喘息的黃得发出現在門口。这个年未三十的青年鐵路工人，額頭流着鮮血，嘴唇顫抖，緊身對襟的青短衫上印着腥紅的血迹。

江妻、黃妻都被震懾住了。黃妻奔過去扶着丈夫：“怎么啦，得发？！”

惊慌失措、喘息不停的黃得发抓着門框絕望地說：“江有才完啦！……”

江妻失聲：“啊？！……”

黃妻追問：“出啥事？！……”

黃得发断断续续地說：“……我跟有才的压道車被軍車撞了……有才跟魏老太爷全完了！……”

“啊！……”江妻昏厥。

黃妻過去扶着她：“小虎子娘！小虎子娘！……”

屋外人声囂張，工頭胡大头带着十二个鐵路警察凶惡地指着屋內吼叫：“啊！凶手在这儿！……”

黃得发抗議地反問：“誰是凶手？……”

胡大头用皮鞭指着黃的鼻子：“你！”

黃得发非常憤怒：“你們講不講理！？……”

胡大头一鞭抽在黃的脸上：“上綁！帶走！”

十二个路警一拥而上，把黃得发架走。

黃妻拉着方才苏醒过来的江妻追隨叫喊：“救人啊！救人啊！……”

胡大头气势汹汹地押着黃得发經過江岸小鎮福建街，口中叫嚷不停：“黃得发压死魏老太爷囉！……”妇女、老人、失学的工人子弟們不約而同地尾隨着，不明是非地紛紛議論着，兩旁屋檐下的老人和婦女們都緊張地向街心探望着。黃妻拉着江妻边喊边追赶：“冤枉啊！冤枉啊！……”

沉寂的福建街立刻騷动起来……。

从一間低矮的小木屋里，跑出另一位青年妇女，衣衫破旧，补

丁却匀称而整洁。她是机厂工务段修理工人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她惊愕地望着过路的人群，她看见凶恶的胡大头，看见前额流血的黄得发，看见挣扎喊叫的黄妻和丧魂落魄似的江妻，还有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群。她立即反扣着屋门朝着人群相反的方向挤出了福建街，在街口遇见迎面急步走来的公公林瑞和：“爹！”

这位衣衫破烂，鬚髮斑然的老锅炉工，眼盯着人群的背影问陈桂贞：“胡大头嚷嚷啥？黄得发压死了誰？”

陈桂贞着急地说：“魏处长的老太爷！”

林瑞和吃了一惊：“啊？”

陈桂贞不平地：“可黄得发他家的直喊冤枉！”

林瑞和仇视着远去了的胡大头：“不准誰压死誰哩……”

陈桂贞轉身欲走：“我告訴祥謙去……”

林瑞和拦着她：“我去，你快跟着他們，看看倒是怎么回事。”

陈应声追赶远去了的人群。林瑞和向另一方向走去。

机厂工务段門前的小铁棚下，林祥谦正在安装压道車輪。他瘦长身材，高顴削頰，双眼深陷，目光炯而不露，穿着青布衫褲，双梁藍布鞋，头戴深灰色鴨舌帽。他听到林瑞和的叫声“祥謙，祥謙……”回身望去，意外地：“爹！”

林瑞和奔近他說：“黄得发讓胡大头遠走了！”

林祥谦沉着地問：“为啥？”

林瑞和：“胡大头直嚷嚷黄得发压死了魏处长的老太爷，可黄得发他家里直喊冤枉，还有江有才他家里象丢了魂似地也跟着胡大头直嚷……”

林祥谦：“都去哪儿了？”

林瑞和：“車站。”

林祥谦沉思了一下：“爹，快上大厂找曾玉良，要他赶快去摸下底，馬上到俱乐部找老項。”

林瑞和应声去。

林祥謙又沉思了一下，迅速收拾工具，趁着監工不在身旁，離開了工務段。

一排榆木欄杆，欄上繞着電網，欄內鐵棚下，兩架機床，機輪隆隆地轉動着。鍛工曾玉良正打着赤膊在鍛活。遠處一個穿西服的監工走來走去。林瑞和奔近榆木欄杆向里招手。身材魁梧的曾玉良立刻溜近欄杆。輪帶聲掩蓋住了他們的話聲。曾玉良聽完了林瑞和的話，立刻轉身到機床前，抄起自己的上衣，迅速躍出欄杆，與林瑞和一同奔去。

江岸工人俱樂部的前進小屋內，三面土牆，一面板壁，靠牆放着竹榻、涼席，書報疊滿在枕邊。从小天窗透進的一縷陽光，射在中央破桌上。一位三十多歲的工人正在油印傳單，傳單上的大標題是：“工人俱樂部的前途是什麼？”他中等身材，面色憔悴，但雙目炯炯發光，穿着深灰色短衫褲，神情十分嚴肅。他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的領導人之一，大家都管他叫老項。

林祥謙匆匆從屋外走了進來，氣憤地坐在老項對面：“老項，又出事了。”

老項一邊印刷一邊說：“吳伯林剛來過，壓道車出事的時候他在現場。這事有點麻（讀如穆）煩，要打官司。”

林祥謙脫口而出：“找施洋。”

老項不停地印刷着：“我讓吳伯林找他去了，要他馬上打漢口趕來，商量辦法。”

林祥謙拿帽子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很不耐煩地：“老這樣下去不行啊！……”

老項停住了手中的油滾子望着林祥謙：“別着急，先把黃得發救出來再說。”

江岸車站的辦公室前，煤油路燈高懸，人群圍在燈下窺窺私議。

這一堆：——

工人一：“悶葫蘆賣什麼葯，還不出來……”

工人二：“看樣兒黃得發懸！……”

工人三：“黃得發本是個蠻小子……”

工人四：“唉，雞蛋碰石頭，那有個不碎……”

工人五：“江有才才死得冤哩……”

工人六：“湖北九頭鳥，死了活該……”

工人七：“不能這麼說，好歹也是個工人……”

那一堆：——

工人八：“怎麼還不出來……”

工人九：“人家魏處長剛到，聽說要把黃得發送審判所……”

工人十：“這不完旦……”

工人十一：“一命抵一命，江有才抵了魏老太爺不就結了，為啥還陪上個黃得發……”

工人十二：“人家官家命粗，倆抵一還許抵不過哩……”

工人十三：“依你說咱們都得陪上……”

又是一堆：——

工人十四：“造孽啊，丟下個年輕寡婦……”

工人十五：“還有個小病鬼……”

工人十六：“眼看她（指黃妻）也得着……”

一堆婦女：——

黃妻挨着江妻癱瘓在地上。陳桂貞喂她們喝水。

婦女一：“喝口吧，好歹喝口吧……”

婦女二：“我當家的頭年也是這麼‘過’了的……”她不禁流下眼淚。

許多人都在低聲議論。

人群中的林祥謙焦急地仰望着車站的辦公樓。老項低聲對林

說：“別着急，总得下楼来……”

林祥謙向着一个戴瓜皮帽的人低声問：“老施，你看呢？”

戴瓜皮帽的人轉身向樓上觀察，他的面色蒼白，濃烏的一字眉下，有一雙滲透着觀察與思考的眸子，黑髮跨越人中，襯托着一片寬厚的下唇。他也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公開職業是律師，人們都管他叫施洋大律師。他湊近林祥謙與老項低声說：“看情況他們快下楼來了。”

林祥謙回頭向身後的曾玉良：“吳伯林呢？”

曾玉良警惕地：“在這兒。”他說着用肘推了一下身旁的吳伯林：“伯林，加小心囉！”

吳伯林是個年方二十許的青年工人，他機靈地說：“誤不了。”

吳伯林身後的林瑞和補充一句：“我提著醒哩。”

老項又謹慎地問曾玉良：“人都到了？”

曾玉良點了點頭。

他們向左了望，一群工人沉默地站在那邊；他們向右了望，一群工人沉默地站在那邊；他們的身後，也是一群工人沉默地站在那裡……。

樓上辦公室的落地窗開了。胡大頭走出洋台大聲叫道：“工人們听着，處長命令你們都回去，這兒要解兇手啦，沒什麼好看的。”

黃妻與江妻又驚恐失措。陳桂貞急忙安慰：“別害怕，別害怕……”

老項、林祥謙、施洋注視着辦公室。

樓下大門豁地敞開。胡大頭領着十六個路警將口塞棉布的黃得發五花大綁地推了出來。

林祥謙向曾玉良示意。曾玉良立刻從微微騷動着的人群中穿了出來，擋住胡大頭的去路：“你們打算把黃得發帶哪兒去？”

神氣十足的胡大頭凶狠地說：“帶審判廳，槍斃！”

黃妻驚叫：“啊！……”陳桂貞急忙扶她。

曾玉良忍住憤怒，壓低了嘶啞的嗓音：“不行，不能走。”

胡大头向樓上大叫：“處長，工人要造反！……”

一個便服重孝的禿頭中年人從屋內闊步而出。他一手托着腰間的盒子槍，一手指着前方威嚇地問：“誰敢造反？誰敢造反？啊！……”他就是京漢鐵路局的警務處長魏學清。

人們有些畏懼，一時沉默不言。

人群中的老項向林祥謙使了一個眼色。林立刻走近魏學清沉着地說：“請魏處長把黃得發放了。”

魏學清盛氣凌人地：“你是什么人？亂管閑事！”

林祥謙嚴正地說：“我是工人俱樂部管事的。工人的事，我們都得管。”

魏學清楞了一下，看了看四周，意外地感到形勢有些不妙，外強中干地：“什麼，你們工人俱樂部還包打官司？！不理，帶走！……”

林祥謙展開雙臂攔住他們的去路：“請魏處長告訴我們，黃得發犯了什麼罪？”

魏學清強詞奪理地：“……你們都沒耳沒眼么？他（指黃得發）把本處長的老太爺壓死啦！明白么？……”

林祥謙：“有什麼凭據？”

魏學清：“哦？……（向胡大头）你……你說說。”

胡大头心虛口拙：“我！……我可以担……担保！……”

群眾為胡的語無倫次而詫異。

林祥謙忍住了憤怒：“担保个啥？担保害人么？我再問你，江有才是怎么死的？”

胡大头一時詞窮，魏學清卻趁機倒打一耙：“也就是這個凶手謀殺的！眾位听着，本處長大公無私，今天一則替家父伸冤，再則替你們工人報仇！……”

胡大头自作聰明地學着魏學清的口吻：“眾位听着，黃得發謀殺江有才，也是我親眼看見的。”

林祥謙怒不可抑：“胡說霸道，……出來吧！”

林瑞和將吳伯林一推。吳伯林從人群中跳出：“胡大头，你不該說瞎話，出事的時候，你壓根不在場；壓道車是在大冶門西邊信號機邊上給撞了的，我正在那兒搬信號，我实实在在看清了魏老太爺揪住江有才不肯下壓道車，才被火車撞了的，怎麼能怪黃得發呢？一個人講話得憑良心！”

群眾有些騷動。

魏學清使下馬威，舉起盒子槍朝天放了一槍，不可一世地罵道：“良心？你們這批工人有什麼良心，本處長今天治不了你們，誓不為人！要打官司到審判廳去，快帶走！……”

警察們架起掙扎中的黃得發要走。林祥謙大喝一聲：“站住！你不要侮辱我們工人，我們不能一輩子當牛馬！你要打官司嗎？好，打吧。您請出來！”

施洋和老項相互注視了一眼。群眾循着林祥謙招手的方向，象分水嶺似的讓開一條出路，穿着潔旧的鼻烟色長衫、灰布褲、黑單鞋的施洋經過人壁穩步走近了黃得發。

群眾窸窸私議。

工人一：“這是誰？”

工人二：“很面熟！”

工人三：“他不是到咱們俱樂部去過嗎？”

工人四：“我見他常跟俱樂部的老項在一塊兒。”

工人五：“對了，俱樂部成立那天，他不是上老君殿演說的嗎？！”

工人六：“……”

工人七：“……”

魏學清十分意外，問胡大头：“他是誰？”

胡大头瞠目不知所答。

林祥謙高聲對工人們說：“他就是專打抱不平、專打官司的施洋大律師！”

群众振奋，紛紛議論。

魏学清毫无精神准备，急忙走向施洋拱手：“施洋先生，久聞大名，失敬失敬。”

施洋卑視地盯住他：“不要客气。”

魏学清：“施洋先生，今天我們鉄路上发生一樁不幸的事情，不过这是我們的內部問題，請你不必过問。”

施洋：“对不起，我是受人委托，不能不来尽我做律師的責任。”

魏学清忍不住要变脸：“你受誰的委托？”

林祥謙冲前一步：“受我們工人俱乐部的委托，我們工人委托施洋大律師来这儿講道理。”

魏学清：“啊！……”

林祥謙走近江妻：“江弟妹，你有什么冤枉就喊出来吧。”

恐惧和悲哀，使江妻瞠目結舌。

施洋和藹地对江妻說：“不要害怕，你說吧，大胆地說吧。”

群众等待着江妻的申訴。江妻結舌半晌，口吐鮮血，倒在陈桂貞怀中，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魏学清提高了嗓門叫道：“瞧瞧，她根本无話可說，带走，带走……！”

施洋把长袖的胳膊向魏学清脸前一伸，用着律師的身分和語气，正义凜然、一字一泪地开始了他一泻千里的雄辯和控訴：

“工人弟兄們，这位妇女，就是江岸鉄路机厂的鑄床工江有才的妻子，她怀里抱着的是一个未滿周岁生着重病的江有才的儿子。江有才死了，江有才怎么死的？江有才是被魏处长的父亲害死的。……”

魏学清：“啊？！”

施洋：“本律師今天接受江岸鉄路工人俱乐部和被难工人的家屬的委托，来把这場人命官司的原委向大家簡單陳說一下。”

义憤填胸的老項在人群中高呼：“施洋大律師，快說！快

說！”

群众不約而同齐声附和：“施洋太律師，快說，快說！”

施洋忽而走近江妻，忽而走近黃得發，忽而指着魏學清的脸，忽而巡視着弧形的人群：“据查：今天下午六時左右，江岸鐵路机厂的工头胡大头，命令工人黃得發、江有才去車站替魏处长的父亲开压道車。魏处长的父亲因急于要去新市場看女伶風騷泼旦夜明珠的上場，一路上就迫令黃、江二人加紧搖車。这时，迎面开来了一列軍車，按鐵路行車規章的慣例，压道車必須要讓火車，所以黃、江二人准备下車讓路，但是，魏处长的父亲因急于要看夜明珠上場，勒令黃、江二人繼續往前開車，黃、江二人向魏处长的父亲委曲陈詞，还扶他老人家下車，哪里知道这个老人蛮不講理，破口大罵，說什麼‘我的儿子魏學清乃是京汉鐵路的警務处长，手里捏着好几团人，任何車輛見了我魏老太爺，一律得讓路！’他一边謾罵，一边用手杖猛击黃、江二人。这时軍車已經开近了压道車，黃得發不得已，跃車逃命，江有才却被魏处长的父亲一把揪住了死纏不放，軍車刹不住，江有才就被魏处长的父亲拖住了一同輾死在火車輪下——这就是全案的經過。工人弟兄們，这难道还不明白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誰呢？难道是黃得發么？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犯，正是那位已經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工人弟兄們，誰都有父亲，誰都有儿子，父亲被人謀杀了，做儿子的能俯首貼耳的不表示抗議么？不能！但是江有才的儿子还未滿周岁，不会說話，他生在穷苦工人家里，吃不飽，穿不暖，他現在病在他母亲的怀抱里，除了干嚎之外，沒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江妻忍不住悲啼起来，其他妇女也都噉泣）工人弟兄們，哪个丈夫沒有妻子，哪个妻子沒有丈夫！她（指悲啼着的江妻）沒有了丈夫，他的丈夫江有才被魏处长的父亲謀杀了，她难道甘心俯首貼耳不表示抗議么？不能！但是她毕竟不敢有所表示，她从小就受尽了有錢有勢人的压迫，她从小就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她体弱，她胆怯，她現在除了悲痛啼哭之外，作不出任何的表示。工人弟兄們，这难道是公道的么？我們难道不該替死

者伸冤嗎？我們難道不該要求魏處長父親的兒子負責賠償死難家屬的一切損失么？還有，工人黃得發因為遭受魏處長父親的糾纏，被迫跳車受傷，請看（指黃得發）他現在左額的鮮血未干，右腿右肘部有傷痕，這難道也要他自己負責么？這難道不該也由魏處長的父親的兒子魏處長——你負責賠償工人黃得發的一切損失么？（群眾激動呼應）還有，魏處長身為國家官吏，仗勢欺人，把平白無辜的黃得發私刑捆綁，殘酷審訊，此乃全國民眾所不容！本律師代表被害工人，向這知‘法’犯‘法’的魏學清提出嚴重的控訴！”

林祥謙跳上高坡，揚聲高呼：“我們工人不是牛馬！我們要控訴！工人弟兄團結起來！”

人群中的老項带头響應，群眾狂吼，全場大騷動。林祥謙、曾玉良、吳伯林等忙替黃得發松綁。陳桂貞扶起黃妻和江妻。魏學清率隊抱頭鼠竄而遁。施洋、林祥謙走近老項，三人站在一起，憤怒地望着狼狽逃竄着的魏學清的背影……。

二

江岸鐵路機廠的汽笛長鳴。

下工的工人們從機廠的邊門魚貫而出，出門時，一個個含怒地舉起雙臂，任憑工頭搜身。滿臉煤煙、全身油膩的工人們，在廠外泥濘小道上默默地行走着。

行走着的曾玉良對左右示意：“到俱樂部去。”

行走着的林瑞和對左右示意：“到俱樂部去。”

行走着的吳伯林對黃得發說：“今兒要把俱樂部改工會了。”

黃得發边走边問：“老林、老項都去么？”

吳伯林驕傲地向黃得發眯了眯眼：“沒有他倆還行？！還有施洋大律師哩！……”

成群的工人向俱樂部走去。

老君殿——工人俱樂部——的後進小屋內，老項、林祥謙、施

洋正在秘密集会。林祥謙靜坐托頰聆听，施洋不断地吸着紙烟，老項站在桌旁繼續說：“……黃得发的事情，讓大伙的腰干都挺起来了。可是上級党要咱們还得抓紧囉，等工会的牌儿一挂，馬上先把夜校搞起来，宣傳階級斗争，发展新党员；上級还讓咱們跟郑州、长辛店学学，人家那儿办工会在先。”

林祥謙：“咱們捎个信儿去吧，讓他們派两人来跟咱們講講。”

老項从口袋里掏出信来：“人家先来信了，这是郑州的，这是长辛店的。这是人家办工会的窍门。人家还讓咱們这儿派人去商量筹备总工会的事。”

林祥謙湊近施洋看信和附件。施洋略現兴奋地：“全綫組成十六个工会了，时机快成熟了……”施又翻閱附件，輕声念：“……

‘公开办工会，公开設夜校，秘密宣傳階級斗争，提高工人觉悟……’好得很！”

老項的眼中閃着光芒：“咱們得扯亮了嗓子嚷工会，吳佩孚不是通电‘保护劳工’的嗎……”

施洋眼看着手中附件，再接上一支紙烟，微微冷笑：“我早把他那分装門面的通电研究透了，我們就抓住它，不放。”

老項收起信件对施洋說：“你多琢磨琢磨筹备总工会的事，这得动公文的。”

施洋点头：“我正在考虑。”

前屋有人声，老項走近板壁拉开一扇小暗窗向外探望，透过小暗窗，望見老君殿正門外，許多工人，三三两两，陆陆续續向老君殿的正門走来。老項拉上暗窗，轉身說：“都来了，咱們出去。今儿的大会，祥謙主持吧。”

林、施、項三人出屋繞至前室，迎接与会的工人們。

老君殿正屋。中央板壁前，一个神龕，內有木質黑漆金字神牌，上書“太上老君之神位”。神位前，有鉄鑄香炉燭台。神龕的上端，却横挂着一块紅底黑字的大匾，上書“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左右一付对联，上联是“劳动創造世界”，下联是“机器巧夺

天工”，也都是紅底黑字。屋里有許多雜湊的大小不等、破爛不堪的桌椅板凳之類——這就是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的會所。

工人們越來越多，都是沉默而又興奮地走進了老君殿。漸漸聽到工人們互相輕聲說話，空氣漸趨活躍。

殿外的工人們仍在陸續不斷地走進殿來，他們行走的速度越來越快，老君殿里幾乎擠滿了人群。

老君殿大門的右側，挂着一塊本色的木牌，上有十個黑字：“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這時候只聽得殿內林祥謙的聲音：“大伙坐好，坐好，咱們開會了……”殿內馬上响起人群移動聲和相互讓座聲。接着又是林祥謙的話聲：“今兒跟大伙合計合計，咱們這個工人俱樂部，得改個名兒，叫‘工會’，工會是干啥的？工會是專替咱們工人辦事的。現在我來仔細說一說，說不全，老項跟施洋大律師得補充……”工人們鼓掌聲。

與此同時，有一雙工人的手取下“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牌子，換上了另一個新制的白漆黑字木牌，上面寫着八個字：“京漢鐵路江岸工會”。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向導周報”第×期。林祥謙靠着窗戶全神灌注地閱讀着。盈尺的木欄小窗外，透進一縷斜陽。在低矮的人字形的屋頂下，安排着幾件破舊但又整潔的家具。這是林祥謙的家。屋內很安靜，只在陳桂貞放碗筷時，發出一點響聲。

陳桂貞把一碗紅薯葉子粥、一碟酸菜放在桌上，看見林祥謙仍在閱讀，就把一個空碗扣住了冒着熱氣的粥碗，坐在桌旁等待。屋內寂靜，扣住的粥碗從碗縫里冒出熱氣。

陳桂貞有些不耐，搖了搖頭，輕聲地：“祥謙……”

林祥謙：“唔。”仍在閱讀手中的“向導周報”。

陳桂貞帶了些埋怨的口氣：“粥快涼了。”

林祥謙：“哦……”立刻把周報疊起藏在袋中，走近桌子。陳桂貞也就馬上感到滿意，撇開空碗，把粥碗挪近了林祥謙，歉然地